

阴
残
阳

缺

● 梦中游 著

当代都市长篇小说

中国工人出版社

阴 残 阳 缺

● 梦
中
游
著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22055

中
國
工
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残阳缺/梦中游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3. 9

ISBN 7-5008-1445-3

I. 阴...

II. 梦...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1247.5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海军四二二五工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3年11月第一版 199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数:	400千
印张:	17.375
印数:	1~3,5000册
定价:	13.80元

楔子

卫东风三十六七的人啦，还是单身。

小卫的阅历不浅，学过的东西也不少。

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会儿，小卫才十三四岁。当时，北京城里兴倒换毛主席纪念章，小卫偷偷摘下自己的红卫兵袖标，拿着父亲珍藏的十几枚纪念章去倒，居然交易做得不错；十几枚滚成了几十枚，一个多月后手里有了上百枚大小不一、形形色色的毛主席纪念章。可小卫没有见好就收，终于有一天，不知哪儿冒出一队红卫兵包围了纪念章交易市场。小卫的一百多枚心爱之物被全部抢走（名为没收）。小卫急啦，喊了声：我也是红卫兵！结果更惨，屁股上又挨了三皮带。对方说，红卫兵对毛主席无限忠心，倒像章是对伟大领袖的不敬，该打！

七十年代初期，随着八个革命样板戏由红变紫，社会上兴起了乐器热。小卫不失时机地跑到前门的劝业场，在二楼转了两天，终于花十八元买了一把旧提琴，回家后便吱吱呀呀地拉了起来。每当他练琴时，小四合院里总是空荡荡的，除了九岁的铁蛋有胆子坐在他旁边，院里的邻居不是躲出去买菜，便是将门窗关得紧紧的，怕受刺激。终于，在半年后的一天，全院的邻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集体发出抗议，从此，小卫的提琴便永久性地挂在了墙上。

进入八十年代，文化开始吃香，小卫的一个同学居然在几年时间内，靠卖字画发了一笔小财，成为令人羡慕的万元户。小卫看着心里挺痒，于是跑到王府井工艺美术店，花十几元买了两只毛笔、一小瓶“一得阁”的墨汁和几张宣纸，然后又买了一本岭南派著名画家黎雄才的山水画册，回家后照猫画虎地动作起来。小卫的手挺巧，半年的工夫，画出来的东西已让人看着不烦。隔院的小张出国前来找他，说是挑两幅画带出去送人。小张没钱，自然不会去“荣宝斋”买名人的字画，而小卫的画却是白来的。挑来挑去，小张选了两张画残了的水墨山水图，涂上一层浓茶水，使画变黄，然后裱糊好带了出去。

三个月后，小张回信告诉小卫：这两幅画大获成功！小张告诉担保出国的美国商人：此画及出自民间奇人之手，年代已不可考。老外两眼直瞪瞪地瞅着眼前这张黑乎乎的玩艺儿，心里大概捉摸着，这兴许相当于欧美油画中的抽象派、野兽派什么的。三天之后，这幅黑乎乎的玩艺儿竟然堂堂正正地挂在了这位美国老板的办公室里，老板逢人便要介绍介绍。没过多久，公司里的人都知道老板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名贵的中国画，年代已不可考。

小卫来了信心，从床底下挑出一张自认为得意的山水画，跑到裱糊店请一位懂画的老师傅看看，结果得到的回答是：这是谁干的？简直是糟蹋黎雄才的画！小卫咽了口唾沫，一声没吭，拿着画回到了家里。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越想越气，翻身下了床，从床底下掏出所有自己的作品，统统塞进了火锅。从那以后，小卫再也没有作画。

时间真快，转眼已进入九十年代。

小卫的同龄人都已作了爸爸和妈妈，一些同学、朋友不是变成了某某国家的海外华人，便是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个别人还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

然而他卫东风却依旧是一位没人愿意多看一眼的小科员；每个月干巴巴一百多块钱，既没人疼，也没人爱。

第一章 奇 缘



北京，深秋。

太阳似乎懒洋洋的，人们尚未吃完晚饭，它已经悄悄地躲在了西山的背后。一片灰色的低云从西面涌来，看上去似乎与北京城里的一片片灰色的房屋连接在一处，使人感到压抑。四合院里的大白杨无精打采地摆动着过瘦的腰肢；金黄色的叶子被冷风卷起，无情地离开它的身躯；几只令人讨厌的乌鸦呱呱叫着，绕着大白杨飞了几圈，然后又飞向远方。

卫东风走出屋门，一边用火柴棍剔牙，一边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

“这哪像北京的秋天？”他轻轻摇摇头，迈步便往院外走。

“哥，你去哪儿？”妹妹卫洁文手托饭碗，追出来问道。

小卫回头瞥了她一眼，没有说话，转身继续向外走。

卫洁文哼了一声，说道：“又是看王大爷他们下棋！哥，你才三十几岁，整天跟那帮七八十岁的老头儿泡在一起，瞧你这点儿出息！”

小卫瞪了妹妹一眼，刚想发火，北房门吱地一响，走出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人。此人名叫宋正君，人如其名，不但人长得端正正，而且走路、说话乃至衣着，一概正人君子派头，正如邻居王大爷所讲的：正君将来必是个人物！

“小卫，出门呀？”宋正君亲切地问道；他的嘴里含着根真的牙签，而不是火柴棍。据宋正君的太太姜淑萍讲，正君用的牙签都是打宴会桌上拿来的，木质好，不伤牙，有一定的保健功能。

老宋说了话，小卫不能不答。“噢，是老宋。我没什么事，出去瞎转转。”

宋正君“嗯”了一声，抬头看了看天，又道：“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小卫，快下雨啦，还是别走远的好。”他说话的神情和语气，永远像是长辈，像是所有人的父亲。

小卫下意识地哎了一声，旋即觉得心里挺不是滋味。

卫洁文凑近他，低声说道：“哥，我这儿有两张卡拉OK的票，小琴病了，咱们俩去？”小琴是洁文最好的女伴，平日两个人形影不离。

小卫乐了，说道：“小文，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去那种地方？要去，你找别人去，我不去。”

“哟哟……”洁文一连说了八个“哟”字，嘴一撇说道：“你是不是觉得读了几年书，那地方去不得？哥，别说你是工农兵学员，就算你是博士、教授，到了那儿也不掉架儿。”

小卫的脸色一变，半晌说道：“我就是看不惯那帮自以为有点儿臭钱的家伙！”

见哥哥动了气，洁文立刻陪笑道：“哥，就算是给我个面子，好不好？”

小卫冷冰冰地说道：“我倒想见识见识。”

“佳友歌舞厅。”

洁文打扮得很入时；淡黄色的毛衣，长长的百折裙，乳白色的筒靴，外披一件苹果绿的大开领风衣。小卫则依旧穿着看王大爷下棋时的那身灰布衣服。外人乍看上去，还以为他是洁文的跟班。其实，小卫的长相并不丑，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眼睛不大却还精神；这副相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正像上大学时有人开玩笑说的：你长了一张适于当特务的脸，任何人都抓不到你的特征。

小卫与洁文走进歌舞厅时，首先听到的是一阵沙哑的干嚎声；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手持麦克风，扭腰撅屁股，嘴张得老大，似乎要一口将麦克风吞下去。

“这就是卡拉OK？”小卫不屑地摇摇头，转身找了一个背静的地方坐下，随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处理的“中南海”香烟，用火柴点着。

一位漂亮小姐手端一盘饮料走了过来，微笑道：“二位喝点什么？”

洁文回头瞅了一眼小卫，意思是让他选。

“来两听粒粒橙，两听可乐。”小卫毫不迟疑地说道。

小姐微笑着将饮料放在桌子上，洁文伸手从挎包里掏钱。

“哎，小文，不用啦，我这有。”小卫说着，从裤兜里掏出两张大团结，大大方方地递给了小姐。奇怪，小姐接过钱，仍在冲二人微笑。

洁文急忙再去掏钱，被小卫止住。

“怎么回事儿？这钱不够？”小卫问道。

“先生，一共是三十六块。”小姐客气地说道。

小卫皱了一下眉头，又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元，递给了小姐。“不用找了。”小卫轻描淡写地摆了摆手，扭头瞅着隔桌坐着的一位“大款；”刚才小卫问价时，那位“大款”曾投来鄙视的目光。

“哥，我怎么才看出，原来你的出手挺大方。”洁文说道，顺

手又将挎包挂在了椅背上。

小卫冷笑一声，提高嗓门说道：“几十块钱算得了什么？”嘴上这么说，可小卫的心里着实有些心疼；不管怎么说，四十块钱，小半月的工资没了！就这一次，以后，说什么也不到这宰人的地方来！

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将小卫的目光吸引过去。他看见一位美丽的女人，美得令小卫炫目。在小卫的记忆中，好像还从未见这样美丽的女人，至少在现实中是如此。那女人身穿一件黑色的连衣裙，衬托出身体的优美曲线，羊脂般的皮肤与黑裙、秀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对眸子宛如两潭深不见底的泉水，令人朦胧、莫测……

——也许是哪位影星？

小卫的脑海中迅速闪过自己知道的所有女影星，结果无一对上号。

他偷偷瞅了洁文一眼，见她正在注视着台上唱歌的一对青年男女，于是又将目光移向那位美丽的女人。

——她有多大？二十？三十……很难猜出。

两位风度翩翩的男子凑上前去，与她搭话。瞅他们二人那副讨好的神态，似乎与她并不很熟悉。

“小白脸子！自己有几个臭钱，专会勾引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小卫的心里暗骂道，同时又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自悲感；三十几岁的人了，除了母亲和妹妹，还没有哪一个女人正眼瞅过自己。

小卫重新点着了一根“中南海”，两眼依旧瞅着那位美丽的女人。

“哥，你在看什么？”洁文不怀好意地笑道。

小卫“呃”了一声，吐出一口浓烟，伸手拿起一罐“可口可乐”就要打开。

“行啦，别装了。”洁文狡黠笑道：“她是这里的舞后，怎么样，

够漂亮吧？”

小卫白了妹妹一眼，说道：“还行，反正比你强多啦。”

洁文瞪了小卫一眼：“怎么，你看我就那么丑？”

洁文回头瞅了那位美丽女人一眼，回身说道：“其实，我也不认识她，只知道她叫夏晚诗，总是独自一个人到这里。那两个男的，是她在这里认识的舞伴。”

“夏……晚……诗。”小卫说道“这名字挺雅的，倒和她的人挺相配。”

“哥，我未来的嫂子，大概就是她这样吧？”

“别胡说，这样的女人，把你哥的眼球和肾都卖了也养不起。”

洁文“扑哧”一笑，险些将嘴里含的饮料喷出来。

这时，一个胖大的男子朝夏晚诗凑了过去，在胖子身后还跟着一个小伙子。胖子浑身上下珠光宝气；脖子上挂着一串又粗又大的金项链，使人联想起用来栓狗的铁链；十根手指上套着五只大号的金戒指和一只钻戒；圆滚滚的肚皮上勒着一条金扣鳄鱼皮带，走到哪里闪到哪里。小卫耸耸鼻子，暗想“哼，也不怕手让人给剁了……”

胖子坐在夏晚诗对面，要了一瓶“X、O”，原来陪着夏晚诗的两两位小伙子悻悻走开，看来胖子是个人物。

“这胖子是干什么的？”小卫问道。

“不知道。”洁文摇摇头：“看样子他们认识。”

“这家伙像是打手饰的。”小卫突然冒出一句。

“怎么，你又忌妒啦？”洁文道：“人家有钱，想怎么捋饰就怎么捋饰。我看，他身上挂的这些玩艺儿少说也值两三万。”

小卫吐了一口烟，说道：“多亏这会儿社会治安不错，要是早二十年，这家伙准得光着屁股出去。”

两个人正说着，突然，胖子与夏晚诗争执起来。小卫虽然听不清两个人说些什么，却看得出夏晚诗十分气愤。

猛地，夏晚诗从椅子上站立起来，抄起自己的袖珍皮包就要走。胖子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被夏晚诗甩脱，转身才走了两步，又被胖子抓住。

一股无名之火从小卫的肚子里顶到脑门上，又打脑门喷发出去！

“妈的，这个臭猪！”小卫暗骂了一声，身子已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夏晚诗挣脱着；

胖子死死纠缠着，嘴里不知在说些什么。

蓦地，胖子感觉自己的后脖领被人一把揪住，他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貌不惊人的陌生人正瞪着自己。

“臭猪，放下你的手！不然……”

小卫的话只说了一半，胖子的拳头已落在小卫的左眼眶上。

“砰！”

小卫就觉得眼前一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还未等他站起，胖子一声怪叫，双手捂面跪在地上。

一杯滚烫的浓茶浇在胖子的脸上，是洁文干的。若论勇猛，小卫绝对赶不上洁文！

舞厅内一阵大乱，老板领着几个人跑了过来，将混战的双方拉开。

胖子左手握脸，右手指着小卫骂道：“小丫庭的！有种的你别走！……”

小卫站立起来，伸手摸了摸伤处，已流了血；胖子手指上的金戒将小卫的前额划破，整个眼眶肿胀起来。

“哥，你没事吧？”洁文上前关切地问道。

小卫摇摇头，掏出手帕抹了一下额角上的血渍，然后转身朝门外走。

夏晚诗站在一旁，没有说一个字。她轻轻捋了一下披散在额

头前的秀发，默默地瞅着小卫和洁文离去。

胖子仍在叫骂，似乎忘却了一旁的夏晚诗。

适才离开夏晚诗的两位潇洒青年又凑了过来，似乎想安慰她。夏晚诗没有说话，拎起皮包，独自走出了舞厅。

第二天是星期天。

乌云早已散尽，北京城又迎来了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与往常一样，隔院的铁蛋和大康又来找小卫聊天。自打小卫十几年前练小提琴那会儿，铁蛋就十分佩服这位卫大哥，觉得他有学问，说话也风趣。如今的铁蛋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中学一毕业，就到父亲的印刷厂上班。大康与铁蛋同龄，是中学的同学，眼下就在离胡同不远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干活。

见卫大哥头上贴着膏药，左眼肿得像个茄子，铁蛋问道：“哎哟，卫大哥，你这是怎么啦？”

“让人打啦。”小卫漫不经心地回答。

“我操他奶奶！是哪个丫庭的干的？”铁蛋一拍胸脯：“卫大哥，告诉小弟是哪个王八蛋，我做了丫庭的！”

小卫摆了摆手，转身坐在一只方凳上，轻叹一声说道：“事情都已经过去啦，再说，我也不认识那胖子是谁。来来，抽烟。”说着，小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多年一贯制的“中南海。”递给二人。

“大哥，抽我的。”大康从兜里掏出一盒“万宝路，”抽出两根递给了小卫和铁蛋。在三人中，属大康最有钱，平日最次也揣着盒“希尔顿”。

铁蛋替二人点着烟，问道：“大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小卫便将昨天在舞厅的事情大致讲了一遍。

大康听完，煞有介事地说道：“原来是这小子！”

“是谁？”铁蛋追问道。

“是膘肥！没错，准是这小子。”

小卫说道：“你认识他？”

大康点点头：“这小子在我们厂修过几回车，前几年是辆小菲亚特，去年换了辆波罗乃茨。”

铁蛋道：“果然是个大款。”

大康道：“膘肥原来玩过邮票，听说这两年又玩起了古董，往南方跑了不少趟，发了！”稍顿一下，又说道：“大哥，膘肥这小子有点儿势力，还是别惹他的好。下次他再来修车，我跟他说说，算啦。”

小卫没有说话，低头嗑着瓜子。

正这时候，邻居段明华手拿一张报纸打屋里走了出来。段明华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善侃，有时小卫和铁蛋他们在院里聊天，他也愿凑个热闹。段明华三十五岁，比小卫略小一两岁，可人显得老成。

“看看，看看，这回大老美可要动真格的啦。”段明华手指报纸道：“美国增兵海湾，光是航空母舰就去了七艘。”

大康说道：“我说卫大哥，你说……这大老美干得挺热闹，咱这儿怎么不见动静？”

小卫说道：“你想怎么个动静？”

大康想了想，说道：“你说……咱们中国这么多人，就不兴趁这机会向外挪动挪动？老美去伊拉克，还得划船去，咱们派上他几百万人，出西藏走巴基斯坦，穿过伊朗不就到啦？就算咱去迟了点儿，没得着啥宝贝，哪怕在路上随便划啦点儿，也算没白去。”

小卫吐了一下瓜子皮，说道：“据我所知，巴基斯坦白沙瓦那儿除了难民便是羊皮帐篷。咱总不能啥都没捞着，领一群饥民回来。”

大康没了话，人家卫大哥说话在理。

铁蛋说道：“卫大哥，我就是瞧不上眼！你说这大老美，它也

忒猖啦点儿，逮谁练谁！要我说，萨达姆是好样的！跟丫练！”

“他也得练得过呀？”大康说道：“人家大老美是啥武器？听说连炮弹都是卫星遥控的，指哪儿打哪儿！你们听说过‘空中堡垒’B52吧？我操，那个！足有一个足球场大！什么叫‘空中堡垒’？就是想炸你的时候，飞机就停在你头上拉屎！你想想那是什么劲头儿……”

铁蛋不服气地截口道：“照你这么一说，那不成了直升飞机啦？”

大康说道：“要不怎么说人家技术先进呢？”

段明华用手扶了扶眼镜，上下瞅了瞅大康，咂了咂舌头说道：“我说康子，这要是日本人再打进来，你还不得当了汉奸？”

“哎，段大哥，话可不能这样说。”大康正色道：“咱得承认，咱确实落后。如果咱中国有美国的实力，这世界不早就大同啦。”

铁蛋乐道：“敢情你不光是汉奸，还整个是个小希特勒。”

大家正在这儿聊着，卫洁文从院门外风风火火走了进来，一进门便喊：“哥，有人来看你啦！”

小卫一愣，还没来得及问是谁来啦，突然从门外闪出一人，小卫一见此人，一下子从凳子站了起来。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夏晚诗。

二

夏晚诗身穿一件藕荷色的风衣，秀发自然地披散着，大大方方朝小卫走了过来。

“昨天晚上没来得及谢你。我叫夏晚诗”。夏晚诗说着，向小卫伸出那纤细的手。

小卫“唔”了一声，急忙扔掉手中的烟头，在地上踩了踩，然

后与夏晚诗握了一下手。“我姓卫，叫卫东风，这名字有点左，是不是？哎，对啦，这几位都是我的邻居；这是老段，这是铁蛋和大康……”

夏晚诗微笑着，冲几个人点点头。

铁蛋用衣襟抹了手，想主动上去与夏晚诗握手，结果后脑勺被洁文轻轻敲了一下，急忙将手缩了回来。

大康不怀好意地笑道：“卫大哥，您先忙着，我和铁蛋就在这儿盯着，要帮忙尽管吩咐……”

“康子！”洁文狠声道：“少跟这儿起哄，出去出去！”

“哟，二姐，干啥这么横啊？我们走还不成吗？”大康说着，又瞅瞅夏晚诗，然后冲小卫挤了挤眼，嘿嘿乐着，与铁蛋走开。

段明华忙道：“我家还坐着锅，你们忙，你们忙，……”说着，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哥，你怎么呆啦？”洁文说道。

小卫“唔”了一声，急忙说道：“我这人从没待过客，夏小姐，快屋里请。”

夏晚诗“嗯”了一声，随小卫进了屋。

洁文转身朝院外走，见铁蛋和大康正在门口探头探脑，洁文“扑哧”一笑，说道：“我就猜着你们俩没走。”

铁蛋瞪大眼睛说道：“二姐，这是咱未来的嫂子吧？哎哟——真他妈盖了！我和大康险些没晕地上……”

“行啦”。洁文打断道：“说点儿正经的，你们帮二姐个忙，上街买点儿东西来，我中午要下厨做几道菜”。

铁蛋一拍胸脯，说道：“放心吧二姐，这事儿包在我和大康身上！走！”铁蛋说完，与大康快步离去。

就在小卫与夏晚诗走进屋的同时，北房的窗帘拉开了。

“喂！快来看，小卫领来了一个女人！”宋正君的妻子姜淑萍挥手说道。

宋正君正半靠在床上，手中拿着一本小说，听姜淑萍喊自己，便合上书，慢吞吞地说道：“你管人家呢？谁家还没有个客人……”

“客人”？姜淑萍一瞪眼，说道：“我看她不像好人，跟狐狸精似的！这小卫不知从哪儿勾引来这么个货色……不行，我得搞清楚！”

姜淑萍四十多岁，绰号“姜事情”，别人的事情她总要过问，也不管人烦不烦，由于她操心过多，四十三四岁的她看去倒像五十几岁。她生得又矮又胖，也希望其他女人也生得和她一样；见到年轻漂亮的姑娘，她的心里便会有一种无名火。

见妻子要出去，宋正君一个翻身从床上下来，说道：“哎！你想干什么？小卫的脾气怪得很，你可别去惹事啊！”

姜淑萍哼了一声，白了宋正君一眼，阴阳怪气地说道：“哟——我说呢，你这么拦着我，是不是想让那个小妖精住在这儿，你好天天饱眼福呀？”

宋正君被噎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再开口，姜淑萍已然出了屋门。

小卫家一共三间房，中间一间约八九平方米，作客厅用；左边一间十四平方，是洁文和母亲的卧室；右边一间十二平方，既是小卫的卧室，也是书房。小卫的父亲五年前病逝，生前是个普通干部。眼下，母亲王淑英守着两个孩子。洁文今年二十六岁了，刚刚有了个对象，而小卫是奔四十的人啦，还是单身，这不能不说是母亲的一块心病。

夏晚诗坐在沙发上，小卫忙着四处找茶叶筒。

“家里只有你和洁文”？夏晚诗环视着四周说道。

小卫拿起茶叶筒，一边倒茶叶，一边说道：“还有我妈，她出去买菜了。好啦，你抽烟吗”？